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
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卷二十五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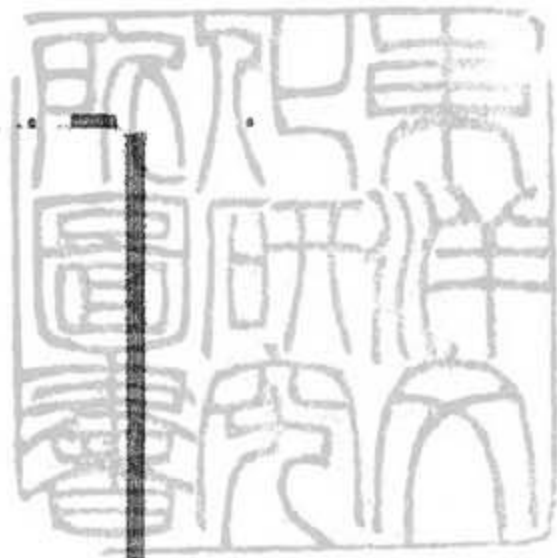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憾悔

交遊誰似古人情

溝壑不援徒汎愛

陳雷義重踰膠漆

此道令人棄如土

話說元朝大順年間江南蘇州府吳趨坊有一長者

姓施名濟字近仁其父施鑑字公明為人謹厚志誠

治家勤儉不肯妄費一錢生施濟時年已五十餘矣

鑑晚歲得子愛惜如全年八歲送與里中支學究先

春夢秋雲未可悲

寒暄有問但虛名

管鮑貧交托死生

歲寒惟有竹松盟

生館中讀書先生見他聰秀與己子支德年齒相方遂令同卓而坐那時館中學生雖多長幼不一偏他兩箇聰明好學文藝日進後支學究得病而亡施濟稟知父親邀支德館穀於家彼此切磋甚相契愛未幾同遊庠序齊赴科場支家得第為官施家屢試不捷乃散財結客周貧恤寡欲以豪俠成名於世父親施鑑是箇本分財主惜糞如金的見兒子揮金不吝未免心疼惟恐他將家財散盡去後蕭索乃密將黃白之物理藏於地窖中如此數處不使人知待等天年纔授與兒子從來財主家往往有此正是



常將有日思無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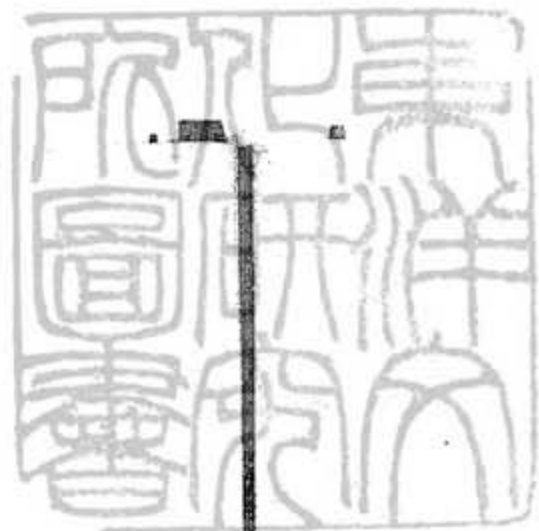
莫待無時思有時

那施公平昔若是常患頭疼腹痛三好兩歎的到老來也自判箇死日就是平昔間沒病臨老來伏床半月或十日兒子朝夕在面前奉侍湯藥那地窖中的話兒却也說了只為他年已九十有餘兀自精神健旺飲啖兼人步履如飛不匡一夕五更睡去就不醒了雖喚做吉祥而逝却不曾有片言遺囑常言說得好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施濟是有志學好的人少不得殞殮祭葬務從其

厚其時施濟年踰四十尚未生子三年孝滿妻嚴氏
勸令置妾施濟不從發心持誦白衣觀音經并刊本
布施許願生子之日捨三百金修葺殿宇期年之後
嚴氏得孕果生一男三朝剃頭夫妻說起還願之事
遂取名施還到彌月做了湯餅會施濟對渾家說收
捨了三百兩銀子來到虎丘山水月觀音殿上燒香
禮拜正欲喚主僧囑托修殿之事忽聞下面有人哭
泣之聲仔細聽之其聲甚慘施濟下殿到千人石
上觀看只見一人生在劍池邊望着池水嗚咽不止
上前看時認得其人姓桂名富五幼年間一條街上



居住曾同在支先生館中讀書不一年桂家父母移
居胥口以便耕種桂生就出學去了後來也曾相會
幾次有十餘年不相聞了何期今日得遇施公喫了
一驚喚起相見問其緣故桂生只是墮淚口不能言
施公心懷不忍一手挽住拉到觀音殿上來問道桂
兄有何傷痛倘然見教小弟或可分憂桂富五初時
不肯說被再三盤詰只得吐實道某祖遺有屋一所
田百畝自耕自食儘可糊口不幸感於人言謂農夫
利薄商販利厚將薄產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銀三百
兩販紗段往燕京豈料運蹇時乖連走幾遍本利俱

耗宦家索債如狼似虎利上盤利將田房家私盡數
估計一妻二子亦為其所有尚然未足要逼某被害
親戚賠補某情極夜間逃出思量無路欲投澗水中
自盡是以悲泣耳施公惻然道吾兄勿憂吾適帶修
殿銀三百兩在此且移以相贈使君夫妻父子團圓
何如桂生驚道足下莫非戲言乎施公大笑道君非
有求於我何戲之有我與君交雖不深然幼年曾有
同窗之雅每見吳下風俗惡薄見朋友患難虛言撫
慰曾無一毫實惠之加甚則面是背非幸災樂禍此
吾平時所深恨者况君今日之禍波及妻子吾向苦



無子今生子僅彌月祈佛保佑願其長成君有子而
棄之他人玷辱門風吾何忍見之吾之此言實出肺
腑遂開篋取銀三百兩雙手遞與桂生桂生還不敢
便接說道足下既念舊情肯相周濟願留借券倘有
好日定當報補施公道吾憐君而相贈豈望報乎君
可速歸恐尊嫂懸上而望也桂生喜出望外做夢也
不想到此接銀在手不覺屈膝下拜施濟慌忙扶起
桂生垂淚道某一家骨肉皆足下所再造雖重生父
母不及此恩三日後定當踵門叩謝又向觀音大士
前磕頭說誓道某受施君活命之恩今生倘不得補

答來生亦作犬馬相報歡歡喜喜的下山去了後人
有詩贊施君之德

誼高矜厄且憐貧

三百朱提賤似塵

試問當今有力者

同窓誰念幼時人

施公對主僧說道帶來修殿的銀子別有急用那去
來日奉補上僧道進一日不妨事施濟回家將此事
述與嚴氏知道嚴氏亦不以為恠次日另湊銀三百
兩差人送去水月觀音殿完了願心到第三日桂生
領了十二歲的長兒桂高親自到門拜謝施濟見了
他父子一處愈加歡喜殷勤接待酒食留款從容問



其償債之事桂生答道自蒙恩人所賜已足本錢柰
渠將利盤算田產盡數收去止落得一家骨肉完聚
耳說罷淚如雨下施濟道君家至親數口今復如何
活計桂生道身居口食一無所賴家世衣冠羞在故
鄉出醒只得住他方外郡傭工趣食施公道為人須
為徹胥門外吾有桑棗園一所茆屋數間園邊有田
十畝勤於樹藝儘可度日倘足下不嫌淡泊就此暫
過幾時何如桂生道若得如此免作他鄉餓鬼只是
前施未報又叨恩賜深有未安某有二子長年十二
次年十一但憑所愛留一個服侍恩人少盡犬馬之

意譬如服役於豪宦也。施公道：吾既與君為友，君之子即吾之子，豈有此理？當喚小廝取皇曆看個吉日，教他入宅。一面差人分付看園的老僕，教他掃掃房，屋潔淨。至期交割與桂家管業。桂生命兒子拜謝了恩人，桂高朝上磕頭。施公要還禮，却被桂生扶住，只得受了桂生連唱了七八箇喏子，恩萬謝。同兒子相別而去。到移居之日，施家又送些糕米錢帛之類，分明是

從空伸出拿雲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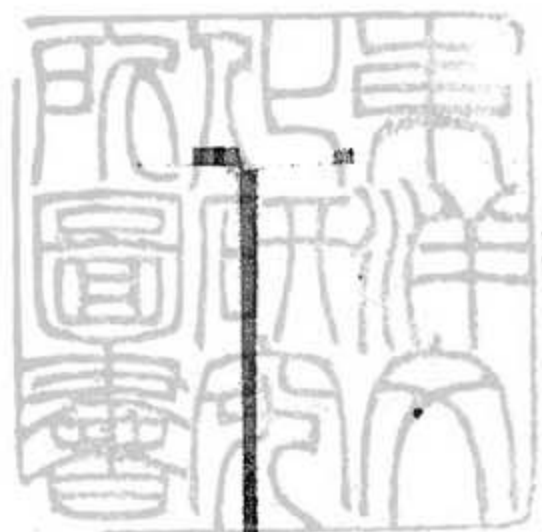
提起天羅地網人

過了數日，桂生備了四個盒子，無非是時新菜品，肥



雞巨鯽，教渾家孫大嫂乘轎親到施家稱謝。嚴氏備飯留款，那孫大嫂能言快語，譏論面諛。嚴氏初相會，便說得着，與他如姊妹一般，更有一件奇事。連施家未週歲的小官人，一見了孫大嫂，也自歡喜，就賴在。身上要他抱，大嫂道：「不滿姆姆，說奴家見有身孕，抱不得。」小官人原來有這個俗忌。大凡懷胎的，抱了孩子家，那孩子就壞了脾胃，安出青糞，謂之受記。直到產後，方痊。嚴氏道：「不知嬌嬌且喜幾個月了。」大娘道：「五個足月了。」嚴氏把十指一輪，道：「去年十二月內受胎的。」今年九月間，該產嬌嬌，有過了兩位令郎了。若

今番生下女兒奴與姆姆結個兒女親家大嫂道多
承姆姆不棄只怕扳高不來當日說話直到晚方別
大嫂回家將嚴氏所言語述了一遍丈夫聽了各各歡
喜只願生下女兒結得此姻一生有靠光陰似箭不
覺九月初旬孫大嫂果然產下一女施家又遣人送
柴米嚴氏又差女使去問安其時只當親眷往來情
好甚密這話聞過不題却說桑棗園中有銀杏一棵
大數十圍相傳有福德五聖之神棲止其上園丁每
年臘月初一日於樹下燒紙錢奠酒桂生曉得有這
舊規也是他命運合當發跡其年正當燒紙忽見有



白老鼠一個遠樹走了一遍逕鑽在樹底下去不見
了桂生看時只見樹根浮起處有個蓋大的竅穴那
白老鼠兀自在穴邊張望桂生說與渾家莫非這老
鼠是神道現靈孫大嫂道烏瘦毛長人貧就智短了
常聽人說金蛇是金白鼠是銀却没有神道變鼠的
話或者樹下窖得有錢財皇天可憐見我夫妻貧苦
故教白鼠出現也不見得你明日可往胥門童瞎子
家起一當家宅課看財爻發動也不桂生平日慣聽
老婆舌的明日起早真個到童瞎子舖中起課斷得
有十分財采夫妻商議停當買豬頭祭獻藏神二更

人靜兩口兒兩把鋤頭照樹根下竅穴開將下去約有三尺深發起小方磚一塊磚下磁罈三個罈口鋪着米都爛了撥開米下邊都是白物原來銀子埋在土中得了米便不走夫妻二人叫聲慚愧四隻手將銀子搬盡不動那磁罈依舊蓋磚掩土二人回到房中看那東西約一千五百金桂生等計要將三百兩還施氏所贈之數餘下的將來營運孫大嫂道却使不得桂生問道為何孫大嫂道施氏知我赤貧來此倘問這三百金從何而得反生疑心若知是銀杏樹下掘得的原是他園中之物祖上所遺憑他說三千



四千你那裏分辨和盤托出還只嫌少不惟不見我們好心反成不美桂生道若依賢妻所見如何孫大嫂道這十畝田幾株桑棗了不得你我終身之事幸天賜藏金何不於他鄉私下置些產業慢慢地脫身去自做個財主那時報他之德彼此見好桂生道有智婦人勝如男子你說的是我有遠房親族在會稽地方向因家貧久不來往今携千金而去料不慢我我在彼處置辦良田美產每歲往收花利盤放幾年怕不做箇大大財主商量已定到來春推說浙中訪親私自置下田產托人收放每年去算帳一次回時



舊衣舊裳不露出有錢的本相如此五年桂生在紹興府會稽縣已做箇大家事住房都買下了只瞞得施家不知忽一日兩家兒女同時出痘施濟請醫看了自家兒子就教去看桂家女兒比時只當親媳婦一般大幸痘都好了里中有個李老兒號梅軒者素在施家來往遂邀親隣饋錢與施公把盞賀喜桂生亦與席施濟又題起親事李梅軒自請為媒衆人都下成其美桂生心下也情愿回家與渾家孫大嫂商量大嫂道自古說慈不掌兵義不掌財施生雖是好人却是為仁不富家事也漸漸消乏不如前了我的

人家都做在會稽地面到彼攀個高門這些田產也有個依靠桂生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一團美意將何推托大嫂道你只推門裏祚薄攀陪不起就是倘若他定要做親只說兒女年幼等他長大行聘未遲古人說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當初貧困之日低門板高求之不得如今掘藏發跡了反嫌好道歉起來

只因上岸身安穩 忘却從前落水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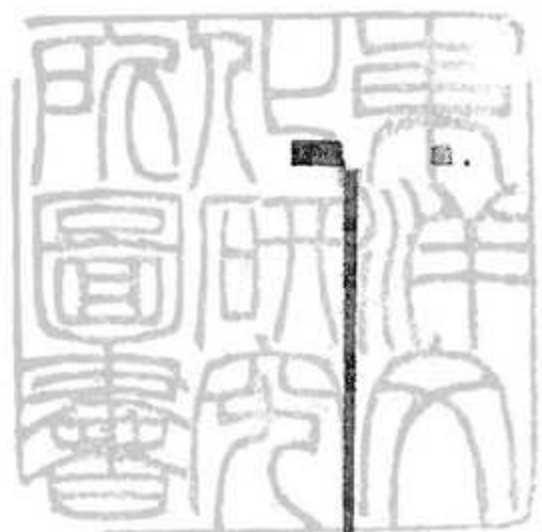
施濟是箇正直之人只道他真箇謙遜並不疑有他故荏苒光陰又過了三年施濟忽遭一疾醫治不痊嗚呼哀哉了殞殮之事不必細說桂富五的渾家攬

撮丈夫乘此機會早為脫身之計乃具隻雞斗酒夫婦齊往施家弔奠桂生拜奠過了先回孫大嫂留身向嚴氏道拙夫向蒙恩人救援朝夕感念犬馬之報尚未少申今恩人身故愚夫婦何敢久占府上之田廬寧可轉徙他方別圖生計今日就來告別嚴氏道嬌嬌何出此言先夫雖則去世奴家亦可做主孤苦中正要嬌嬌時常伴話何忍舍我而去大嫂道奴家也舍不得奴婢但非親非故白占寡婦田房被人議論日後郎君長大少不得要吐還的不如早達時務善始善終全了恩人生前一段美意嚴氏若留不住



各各流淚而別桂遷挈家搬往會稽居住似開籠放鳥一去不回再說施家自從施濟存日好施樂善囊中已空虛了又經這番喪中之費不免欠下些債負那嚴氏又是賢德有餘才幹不足的守着數歲的孤兒撐持不定把田產逐漸棄了不勾五六年資財罄盡不能度日童僕俱已逃散常言吉人天相絕處逢生恰好遇一個人從任所回來那人姓支名德從小與施濟同窗讀書一舉成名別歷外任官至四川路參政此時元順帝至正年間小人用事朝政日紊支德不願為官致政而歸聞施濟故後家日貧落心

甚不忍特地登門弔唁孤子施還出迎年甫垂髫進退有禮支翁問曾聘婦否施還答言先人薄業已罄老母甘旨尚缺何暇及此支翁潛然淚下道令先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天地間有數好人天理若不泯子孫必然昌盛某忝在窻誼因久宦遠方不能分憂共患乃令先公之罪人也某有愛女一十三歲與賢姪年頗相宜欲遣媒妁與令堂夫人議姻萬望先為道達是必勿拒施還拜謝口稱不敢次日支翁差家人持金錢幣帛之禮同媒人往聘施氏子為養婿嚴氏感其美意只得依允施還擇日過門拜岳父岳



母就留在館中讀書延明師以教之又念親母嚴氏在家薪水不給擔柴送米每十日令其子歸省一次嚴氏母子感恩非淺後人評論世俗倚富欺貧已定下婚姻猶有圖賴者况以宦家之愛女下贅貧友之孤兒支翁真盛德之人也這纔是

錢財如糞土

仁義值千金

說那支翁雖然屢任立意做清官的所以宦囊甚薄又添了女婿一家供給力量甚是勉强偶有人來說及桂富五在桑桑園搬去會稽縣造化發財良田美宅何止萬貫如今改名桂遷外人都稱為桂員外支

翁是曉得前因的聽得此言遂向女婿說知當初桂富五受你家恩惠不一而足別的不算只替他償債一主就是三百兩如今他發跡之日不來看顧你一定不知你家落薄如此賢婿若往會稽投逯他必然厚贈此乃分內之財諒他家也巴不得你去的可與親母計議施還回家對母親說了嚴氏道若桂家果然發跡必不負我但當初你尚年幼不知中間許多情節他^的渾家孫大娘與我有姊妹情分我與你同去倘男子漢出外去了我就好到他內裏說話施還回復了支翁以盤費相贈又作書與桂遷自叙同窓



之誼囑他看顧施氏母子二人當下買舟逕往紹興會稽縣來問桂遷員外家居何處有人指引道在西門城內大街上第一帶高樓房就是施遷就西門外下個飯店次日嚴氏留止店中施還寫個通家晚輩的名刺帶了支公的書信進城到桂遷家來門景甚是整齊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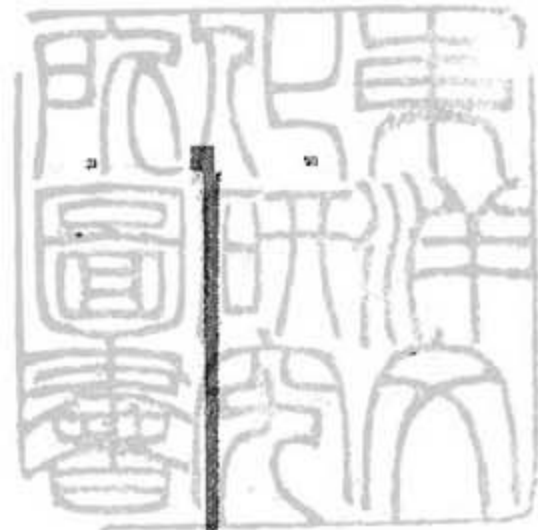
門樓高聳屋宇軒昂花木點綴庭中卓椅擺列堂上一條甬道花磚砌三尺高階琢石成蒼頭出入無非是管屋管田小戶登門不過是還租還債桑棗園中掘藏客會稽縣裏起家人

施小官人見桂家門庭赫奕心中私喜這番投人投得着了守門的問了來歷收了書帖引到儀門之外一座照廳內坐下廳內扁額題知稼堂三字乃名人楊鐵崖之筆名帖傳進許久不見動靜伺候約有兩個時辰只聽得儀門開嚮履聲閣閣從中堂而出施還料道必是主人乃重整衣冠鵠立於檻外良久不見出來施還引領於儀門內窺覷只見桂遷戴冠華服立於中庭從者十餘人環侍左右桂遷東指西畫處分家事童僕去了一輩又來一輩也有領差的也有說話的說一個不了約莫又有一個時辰童僕方



散管門的稟復有客候見員外問道在那里答言在照廳桂遷不說請進一步步步踱出儀門逕致照廳來施還鞠躬出迎作揖過了桂遷把眼一睇故意問道足下何人施還道小子長洲施還號近仁的就是先父因與老叔昔年有通家之好久疏問候特來奉謁請老叔上坐小姪有一拜桂遷也不叙寒溫連聲道不消不消看坐喚茶已畢就分付小童留飯施還却又暗暗歡喜施還開口道家母候老婦母萬福見在旅舍先遣小子通知論起昔日受知深處就該說既然老夫人在此請到舍中與拙荆相會桂遷口中唯

唯全不招架少停童子報午飯已備桂生就教擺在
照廳內只一張卓子却是上下兩桌暖飯施還謙讓
不肯上坐把椅拖在傍邊桂遷也不來安正桂遷問
道舍人青年幾何施還答道昔老叔去蘇之時不肖
年方八歲承垂吊賜奠家母至今感激今奉別又已
六年不肖門戶貧落老叔福祉日臻感衰懸絕使人
欣羨不已桂遷但首肯不答一詞酒至三巡施還道
不肖量窄况家母見在旅舍懸望不敢多飲桂遷又
不招架道既然少飲快取飯來喫飯已畢並不題起
昔日交情亦不問及家常之事施還忍不住了只得



微露其意道不肖幼時侍坐於先君之側常聽得先
君說生平寔友只有老叔親密比時就說老叔後來
決然大發的家母亦常稱老孀母賢德有仁有義幸
而先年老叔在敝園暫居之時寒家並不曾怠慢不
然今日亦無顏至此桂遷低眉握手嘿然不答施還
又道昔日兗丘水月觀音殿與先君相會之事想老
叔也還記得桂遷恐怕又說慌忙道足下來意我已
悉知不必多言恐他人聞之為吾之羞也說罷先立
起身來施還只得告辭道暫別台顏來日再來奉候
桂遷送至門外舉手而退正是

別人求我三春雨

我去求人六月霜

話分兩頭却說嚴氏在旅店中懸懸而待道桂家必然遣人迎我恠其來遲倚閣而望只見小舍人快快回來備述相見時的態度言語嚴氏不覺雙淚交流罵道桂富五你不記得跳奴池的時節麼正要數一數二的叫罵出來小舍人急忙勸住道今日求人之際且莫說盡情話他既知我母子的來意必然有箇處法當初曾在觀音面前設誓犬馬相報料不食言待孩兒明日再往看他如何嚴氏嘆口氣只得含忍過了一夜次日施還早起便往桂家門首候見誰知



桂遷自見了施小官人之後却也腹中打藁要厚贈他母子回去其柰孫大嫂立意阻攔道接人要一世怪人只一次攬了這野火上門他喫了甜頭只管思想惜草留根到是個月月紅了就是他當初有些好處到我他是一槩行善若干人沾了他的恩惠不獨我們一家千人喫藥靠着一人還錢我們當恁般晦氣若是有天理時似恁地做好人的千年發跡萬年財主不到這個地位了如今的世界還是硬心腸的得便宜貼人不富連自家都窮了桂遷道賢妻說得是只是他母子來一場又有同窓支老先的書如何

打發他動身孫大嫂道支家的書不知是真是假當初在姑蘇時不見有甚麼支鄉宦扶持了我如今却來通書他既然憐貧恤寡何不損已財這樣書一萬封也休作准你去分付門上如今這窮鬼來時不要招接他等得興盡心灰多少費發些盤費着他回去頭醋不酸二醋不辣沒什麼想頭下次再不來纏了只一套話說得桂遷

惡心孔再透一個窟窿

黑肚腸重打三重跣躄

施還在門上候了多時守門的推三阻四不肯與他



傳達再催促他時佯佯的走開去了那小官人且羞且怒揎衣露臂面赤高聲發作道我施某也不是無因至此的行得春風指望夏雨當初我們做財主時節也有人求我來却不曾恁般怠慢人罵猶未絕只見一位郎君衣冠齊整自外而入問罵者何人施還不認得那位郎君整衣向前道姑蘇施某言未畢那郎君慌忙作揖道原來是故人別求已久各不相識矣昨聯備述足下來意正在措置足下遽發大怒何性急知此今亦不難當即與家君說知來日便有設處施還方知那郎君就是桂家長子桂高見他說

話入耳自悔失言方欲再訴衷曲那郎君不別竟自
進門去了施還見其無禮忿氣愈加又指望他來日
設處只得含淚而歸詳細述於母親嚴氏嚴氏復勸
道我母子數百里投分宜謙下常將和氣為先勿
驕銳氣致觸其怒到次早嚴氏又叮囑道此去須要
謙和也不可過有所求只還得原借三百金回家也
好過日施還領了母親教訓再到桂家鞠躬屏氣立
於門首只見童僕出入自如昨日守門的已不見了
小舍人站了半日只得扯着一個年長的僕者問道
小生姑蘇施還求見員外兩日了煩通報一聲那僕



者道員外宿酒未醒此時正睡夢哩施還道不敢求
見員外只求大官人一見足矣小生今日不是自來
的是大官人昨日面約來的僕者道大官人今早五
鼓駕船往東庄催租去了施還道二官人也罷僕者
道二官人在學堂攻書不管閒事的那僕者一頭說
一頭就有人喚他說話忙忙的奔去了施還此時怒
氣填胸一點無明火按納不住又想小人之言不可
計較家主未必如此只得又忍氣而待須臾之間只
見儀門大開桂遷在庭前乘馬而出施還迎住馬頭
鞠躬致敬遷慢不為 鞭指道你遠來相投我又

不曾擔閣你半月十日如何便使性氣惡言辱罵本
欲從厚今不能矣回顧僕者將拜匣內大銀三錠打
發施生去罷又道這二錠銀子也念你先人之面似
你少年狂妄休想分文贖發如今有了盤纏可速回
去施還再要開口挂遷馬上揚鞭如飛去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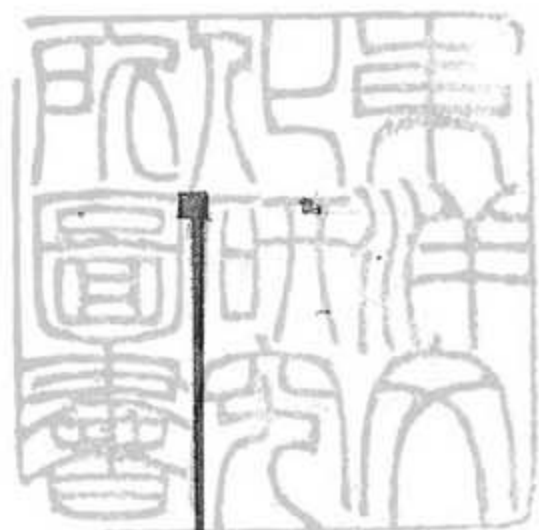
蝮蛇口中草

蝎子尾後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負心人

那兩錠銀子只有二十兩重論起少年性子不希罕
就撒在地下去了。一來主人已去。末只有來的使
費沒有去的盤纏。沒奈何含着兩眼珠淚回店對娘



說了母子二人看了這兩錠銀子放聲大哭店家王
婆見哭得悲切問其緣故嚴氏從頭至尾泣訴了一
遍王婆道老安人且省愁煩老身與孫大娘相熟時
常進去的那大娘最和氣會接待人他們男子漢辜
恩負義婦道家怎曉得既然老安人與大娘如此情
厚待老身去與老安人傳信說老安人在小店中他
必然相請嚴氏收泪而謝又次日王婆當一節好事
進桂家去報與孫大嫂知孫大嫂道王婆休聽他話
當先我員外生意不濟時果然曾借過他些小東西
本利都清還了他自不會作家把個大家事費盡了

却來這里打秋風我員外好意款待他一席飯送他二十兩銀子是念他日前相處之情別個也不能勾如此他倒說我欠下他債負未還王婆如今我也莫說有欠無欠只問他把借契出來看有一百還一百有一千還一千王婆道大娘說得是王婆即忙轉身孫大嫂又喚轉來叫養娘封一兩銀子又取帕子一方道這些微之物你與我送施家姆表我的私敬教他下次切不可再來恐怕怠慢了傷了情分王婆聽了這話到疑心嚴老安人不是回家去說孫大嫂千好萬好教老身寄禮物與老安人又道若有舊欠



未清教老安人將借契送去照契本利不缺分毫嚴氏說當初原沒有契書那王婆看這三百兩銀子山高海濶怎麼肯信母子二人恓惶了一夜天明算了店裏起身回姑蘇來正是

人無喜事精神減

運倒運時落寞多

嚴氏為桂家嘔氣又路上往來受了勞碌歸家一病三月施還尋醫問卜諸般不効亡之命矣夫衣衾棺擲一事不辦只得將祖房絕賣與本縣牛公子營業那牛公子的父親牛萬戶久在李平章門下用事說事過錢起家百萬公子倚勢欺人無所不至他門下

又有個用事的叫做郭刁見專一替他察訪孤見寡婦便宜田產半價收買施還年幼岳丈支公雖則鄉紳是個厚德長者自己家事不屑照管怎管得女婿之事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止值四百金以百金壓契餘俟出房後方交施還想營葬遷居其費甚多百金不能濟事再三請益只許加四十金還勉支葬事丘壠已成所餘無幾尋房子不來牛公子雪片差人催促出屋支翁看不過意親往謁牛公子要與女婿說個方便連去數次並不接見支翁道等他回拜時講牛公子



却踏襲個陽貨拜孔子之法瞞亡而往支翁回家連忙又去仍回不在家了支翁大怒與女婿說道那些市井之輩不通情理莫去求他賢婿且就甥館權住幾時待尋得房子時從容議遷便了施還從岳父之言要將家私什物權移到支家先拆卸祖父臥房裝摺往支處修理於乃祖房內天花板上得一小匣重重封固還開看之別無他物只有帳簿一本內開某處理銀若干某處若干如此數處未寫九十翁公明親筆還喜甚納諸袖中分付衆人且莫折動即請支翁家商議支翁看了帳簿道既如此不必遷居了乃

隨婿到彼先發卧房檻下左柱碌邊簿上載內藏銀
二千兩果然不謬遂將銀一百四十兩與牛公子贖
房公子執定前言勒措不許支翁遍求公子親戚往
說方便公子索要加倍度施家沒有銀子誰知藏鏹
充然一天平兌足二百八十兩公子沒理得講只得
收了銀子推說文契偶尋不出再過一日送還哄得
施還轉肯即將悔產事訟於本府幸本府陳太守正
直無私素知牛公子之為人又得支鄉宦替女婿分
懇明白斷令回贖原價一百四十兩外加契面銀一
十四兩其餘一百廿六兩追出助修學宮文契追還



施小官人郭刁兒坐教唆間杖牛公子羞變成怒寫
家書一封差家人往京師捏造施家三世惡孽教父
親討李平章開節囑托地方上司官訪拏施還出氣
誰知人謀雖巧天理難容正是

下水拖人他未溺

逆風點自先燒

那時元順帝失政紅巾賊起大肆劫掠朝廷命樞密
使唆咬征討李平章私受紅巾賊賄賂主張招安事
癸坐同逆繫獄窮治黨與牛万户係者名該全家抄
斬頃刻有詔書下來家人得了這個凶信連夜奔回
說了牛公子驚慌收拾細軟家私帶妻携妾往海上

避難遇叛寇方國珍遊兵奪其妻妾金帛公子刀下
亡身此乃作惡之報也却說施還自發了藏鏹贖產
安居照帳簿以次癸掘不葬分毫得財鉅萬只有內
開棗園銀杏樹下埋藏一千五百兩止剩得三個
空罈只道神物化去付之度外亦不疑桂生之事自
此遍贖田產又得支翁代為經理重為富室直待服
闋成親不在話下再說桂員外在會稽為財主因田
多役重官府生事侵漁甚以為苦近隣有尤生号尤
滑稽慣走京師包攬事幹出入貴人門下員外一日
與他商及此事尤生道何不入粟買官一則冠蓋榮



身二則官戶免役兩得其便員外道不知所費幾何
仗老兄幹旋則個尤生道此事吾所熟為吳中許萬
戶衛千兵都是我替他幹的見今腰金衣紫食祿千
石兄若要做時敢不効勞多不過三千少則二千足
矣桂生感於其言隨將白金五十兩付與尤生安家
又收拾三千餘金擇日同尤生赴京一路上尤生將
甜言美語哄誘桂生桂生深信與之結為兄弟一到
京師將三千金唾手付之恣其所用

只要烏紗上頂

那顧白銀空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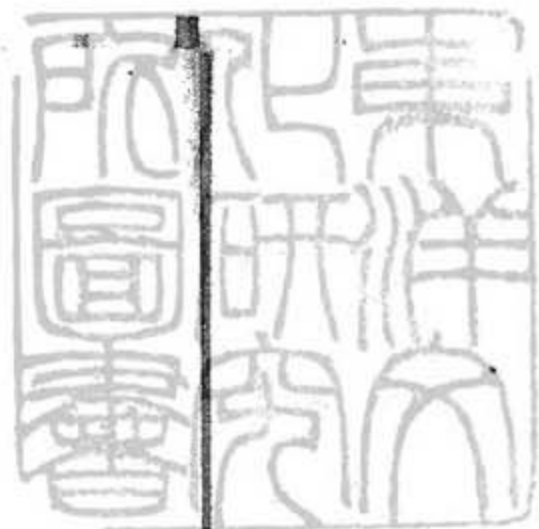
約過了半年尤生來稱賀道恭喜吾兄旦夕為貴人

二二二
矣但時宰貧甚兄百費十倍昔年三千不勾必得五
千金方可成事桂迂已費了三千金只恐前功盡棄
遂托尤生在勢要家借銀二千兩留下一半以一千
付尤生使用又過了兩三個月忽有隸卒四人傳命
新任親軍指使老爺請員外講話桂迂疑是堂官之
流問指使老爺何姓隸卒道到彼便知今不可說桂
迂急整衣冠從四人到一大衙門那老爺烏紗袍帶
端坐公堂之上二人跟定桂迂二人先入報火項聞
堂上傳呼喚進桂迂生平未入公門心頭突突地跳
軍校指引到於堂簷之下唱教跪拜那官員全不答



禮從容說道前日所付之物我已便宜借用僥倖得
官相還有日決不相負但新任缺錢使用知汝囊中
尚有一千可速借我一并送還說罷即命先前四卒
押到下處取銀回話如或不從仍押來受罪決不輕
貸桂遷被隸卒偏勒只得將銀交付去訖救怒而不
敢言明日債主因桂生功名不就執了文契取索原
銀桂遷沒奈何特地差人回家變產得二千餘加利
償還桂遷受了這場屈氣沒告訴處羞回故里又見
尤滑稽乘馬張蓋前呼後擁眼紅心熱忍耐不遇狼
一聲不是他就是我桂鐵匠店裏打下一把三尖利

刀藏於懷中等尤生明日五鼓入朝刺殺了他便償命也出了這口悶氣事不關心閉心者亂打點做這節非常的事夜裏就睡不着了看見月光射窗只道天明慌忙起身聽得禁中鼓纔三下復身回來坐以持旦又捱了一個更次心中按納不住持刀飛奔尤滑稽家來其門尚閉旁有一竇自己立脚不住不覺兩手據地鑽入竇中堂上燈燭輝煌一老翁據案而坐認得是施濟模樣自覺羞慚又被施公看見不及躲避欲與拱揖手又伏地不能起只得爬向勝前搖尾而言向承看顧感激不忘前日令郎遠來因一時



手頭不便不能從厚非負心也將來必當補報只見施君大喝道畜生討死喫只管吠做甚麼桂見施君不聽其言心中甚悶忽見施還自內出來乃銜衣獻笑謝昔怠慢之罪施還罵道畜生作怪了一脚踢開桂不敢分辨俯首而行不覺到廚房下見施母及老安人坐於椅上分派肉羹桂聞肉香乃左右跳躍良久躡足叩首訴道向郎君性急不能久待以致老安人慢去幸勿記懷有餘肉幸見賜一塊只見灰老母喚侍婢打這畜生開去養娘取灶內火叉在手桂大驚奔至後園看見其妻孫大嫂與二子桂高桂喬及

少女瓊枝都聚一處細認之都是犬形回顧自己亦
化為犬乃大駭不覺垂淚問其妻何至於此妻答道
你不記得水月觀音殿上所言乎今生若不能補答
來生誓作犬馬相報冥中最重語今負了施君之
恩受此果報後何說也桂抱怨道當初桑棗園中掘
得藏鏹我原要還施家債負都聽了你那不賢之婦
瞞昧入己及至他母子遠來相投我又欲厚贈其行
你又一力阻攔今日之苦都是你作成我的其妻也
罵道男子不聽婦人言我是婦人之見誰教你句句
依我二子上前勸解道既往不咎徒傷和氣耳腹中



餒甚覓食要緊於是夫妻父子相牽同至後園遠魚
池而走見有人糞明知齷齪因餓極姑嗅之氣息亦
不惡見妻與二兒攢聚先啖不覺垂涎試將舌舐味
覺其美但恨其少忽有意兒來池邊出恭遂守其傍
兒去所遺是乾糞以口咬之誤墮於池中意甚可惜
忽聞庖人傳主人之命於諸犬中選肥壯者烹食縛
其長兒去長兒哀叫甚慘猛狀驚醒流汗浹背乃是
一夢身子却在寓所天已大明了桂遷想起夢中之
事癡呆了半晌昔日我負施家今日尤生負我一般
之理只知責人不知自責天以此夢做醒我也嘆了

一口氣棄刀於河內急急束裝而歸要與妻子商議
尋施氏母子報恩

只因一夢多奇異

喚醒忘恩負義人

桂員外自得了這個異夢心緒如狂從京師趕回家
來只見門庭冷落寂無一人步入中堂見左邊停有
二柩前設供卓卓上有兩個牌位明寫長男桂高次
男桂喬心中大驚莫非眼花麼雙手拭眼定眼觀看
叫聲苦也苦也早驚動子宅裏奔出三四個了鬚養
娘出來見了家主便道來得好大娘病重正望着哩
急得桂遷竟不附體一步一跌進房直到渾家床前



兩個媳婦和女兒都守在床邊啼啼哭哭見了員外
不暇施禮叫公的叫爹的亂做一堆都道快來看視
桂遷纔叫得一聲大娘只見渾家在枕上忽狀倒插
雙眼直視其夫道父親如何今日方回桂遷知謔語
急叫大娘甦醒我在此女兒媳婦都來叫喚那病者
睜目垂淚說父親我是你大兒子桂高被刀俟總管
家打死好苦呵桂遷驚問其故又嗚嗚咽咽的哭道
往事休題了冥王以我家負施氏之恩父親曾有犬
馬之誓我兄弟兩個同母親於明日往施家投於犬
胎一產三犬二雄者我兄弟二人其雌犬背有肉瘤

者即母親也。父親因陽壽未終，當在明年八月中亦托生施家做犬，以踐前誓。惟妹子與施還緣分合為夫婦，獨免此難耳。桂見言與夢合，毛骨悚然，方欲再問氣已絕了。舉家哀慟，一面差人治辦後事。桂員外細叩女兒二兒致死及母病緣由，女兒答道：自爹赴京後，二哥出外閱賭，日費不貲，私下將田生陸續寫與万侯總管府中止收半價。一月前病瘵，瘵身死。大哥不知賣田之情，往東庄取租，遇万侯府中家人與他爭競，被他毒打一頓，登時嘔血，抬回數日亦死。母親向聞爹在京中為人誑騙，終日憂悶，又見兩位哥



哥相繼而亡，痛傷難盡。望爹不歸，鬱成寤熱之症。數日前疽發於背，遂昏迷不省人事。遍請醫人看治，俱說難救。天幸爹回送了母親之終，桂遷聞言痛如刀割，延請僧眾作九晝夜功德，拔罪救苦。家人連日疲倦，遺失火燭，廳屋樓房燒做一片白地，三口棺材盡為灰燼，不曾剩一塊板頭。桂遷與二媳一女僅以身免，叫天號地，喚祖呼宗，哭得眼紅喉啞，昏絕數次。正是

從前作過事

沒興一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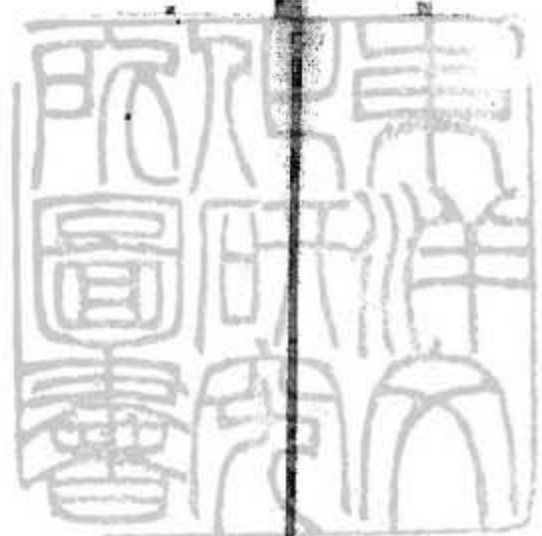
常言道：瘦駱駝強似象，桂員外今日雖然顛沛，還有

些餘房剝產變賣得金銀若干念二媳少年難守送
回母家聽其改嫁童婢或送或賣止帶一房男女自
隨兩個養娘服事女兒喚了船隻直至姑蘇欲與施
子續其姻好兼有所贈想施子如此赤貧決然未娶
但不知漂流何所且到彼蕙居一問便知船到吳趨
坊河下挂遷先上听到施家門首一看只見煥然一
新比往日更自齊整心中有疑這房子不知賣與
宅收拾得恁般華美問鄰舍家舊時施小舍人今
何處鄰舍道大宅裏不是又問道他這幾年家事
何鄰舍將施母已故及賣房發藏始末述了一邊



今且喜娶得支叅政家小姐才德兼全甚會治家夫
妻好不和順家道日隆比老官兒在日更不同了桂
遷聽說又喜又驚又羞又悔欲待把女兒與他上已
有妻了欲待不與又難以贖罪欲待進弟又恐怕他
不埋若不進弟又求見無辭躊躇再四乃作寓於閭
門尋相識李梅軒托其通信願將女送施為側室梅
軒道此事未可造次當引足下相見了小舍人然後
徐議之明日李翁同桂遷造於
家難并違悔過求見之情施還
施還念李翁是父輩之交被央
李先入述桂生
李翁再三相勸
勉強接見桂生

羞慚滿面流汗沾衣俯首請罪施還問到此何事李翁代答道一來拜奠令先堂三來求釋罪於門下施還冷笑道謝固不必奠亦不勞李翁道古人云禮至不爭桂先兒好意拜奠休得固辭施還不得已命蒼頭開了祠堂桂遷陳設祭禮下拜方畢忽然有三隻黑犬從宅內出來環遶桂遷銜衣號叫若有所言其一犬背上果有肉瘤隱起乃孫大嫂轉生餘二犬乃其子也桂遷思憶前夢及渾家病中之言輪迴果報確然不爽哭倒在地施還不知變犬之事但見其哀痛想他與悔前非不覺感動乃莫留款詞氣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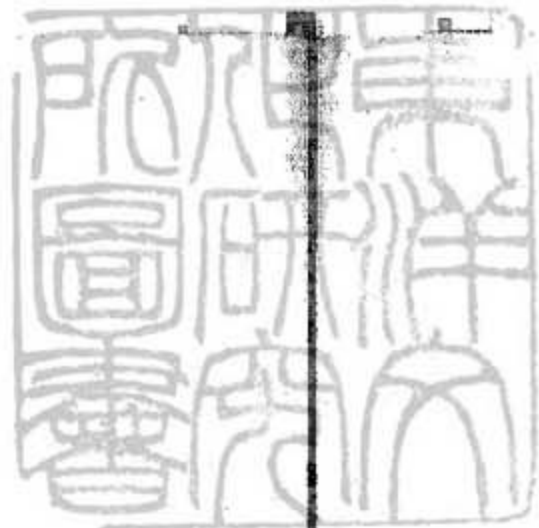
桂遷見施子舊憾釋然遂以往日曾與小女約婚為言施還即變色入內不復出來桂遷返寓所與女兒談三犬之異父子悲慟

早知今日都城犬

却悔當初不做人

次日桂遷拉李翁再往施還托病不出一連去候四次終不相見桂遷計窮只得請李翁到寓將京中所夢及渾家病中之言始末備述就喚女兒出來相見丁指道此女自出痘時便與施氏有約如今悔之無及然宴數已定吾豈敢違况我妻男並喪無家可奔倘得收吾女為婢妻吾身雜童僕終身力作以免犬

報吾願畢矣說罷涕淚交下李翁憐憫其情述於施
還勸之甚力施還道我昔貧困時仗岳父周旋畢姻
後又賴吾妻綜理家政吾安能負之更娶他人乎且
吾母懷恨身亡此吾之仇家也若與為姻眷九泉之
下何以慰吾母此事斷不可題起李翁道令岳翁詩
禮世家令聞必閉內則以情告之想無難色况此女
賢孝昨聞祠堂三犬之異徹夜悲啼思以身贖母罪
取過門來又是令聞一幫手令先堂泉下聞之必然
歡喜古人不念舊惡絕人不欲已甚郎君試與令岳
翁商之施還方欲再却忽支參政自內而出道賢婿



不必固辭吾已備細聞之矣此某事吾女亦已樂從
即煩李翁作代可也言未畢支氏已收拾金珠幣帛
之類教了還養娘送出以為聘資李翁傳命說合擇
日過門當初桂生欺負施家不肯應承親事誰知如
今不為妻反為妾雖是女孩兒命薄也是桂生欺心
的現報分明是

周郎妙計高天下 賠了夫人又折兵

那桂女性格溫柔能得支氏的歡喜一妻一妾甚說
得着桂遷整囊所有造佛堂三間朝夕依佛持齋養
三犬於佛堂之內桂女又每夜燒香為母兄懺悔如

此年餘忽夢母兄來辭幸仗佛力已脫離罪業矣早
起桂老來報夜來三犬一時俱死桂女脫簪珥買地
葬之至今閭門城外有三犬塚桂老踰年竟無恙乃
持齋悔罪之力却說施還虧妻妾主持家事專意讀
書鄉榜高中桂老相伴至京適值尤滑稽為親軍指
揮使受賊枉法被言官所劾拿送法司究問途遇桂
遷悲慚伏地自陳昔年欺誑之罪其妻子跟隨於後
向桂老叩頭求助桂遷慈心忽動身邊帶有數金悉
以相贈尤生叩謝道今生無及待來生為犬馬相報
桂老嘆息而去後聞尤生受刑不過竟死於獄中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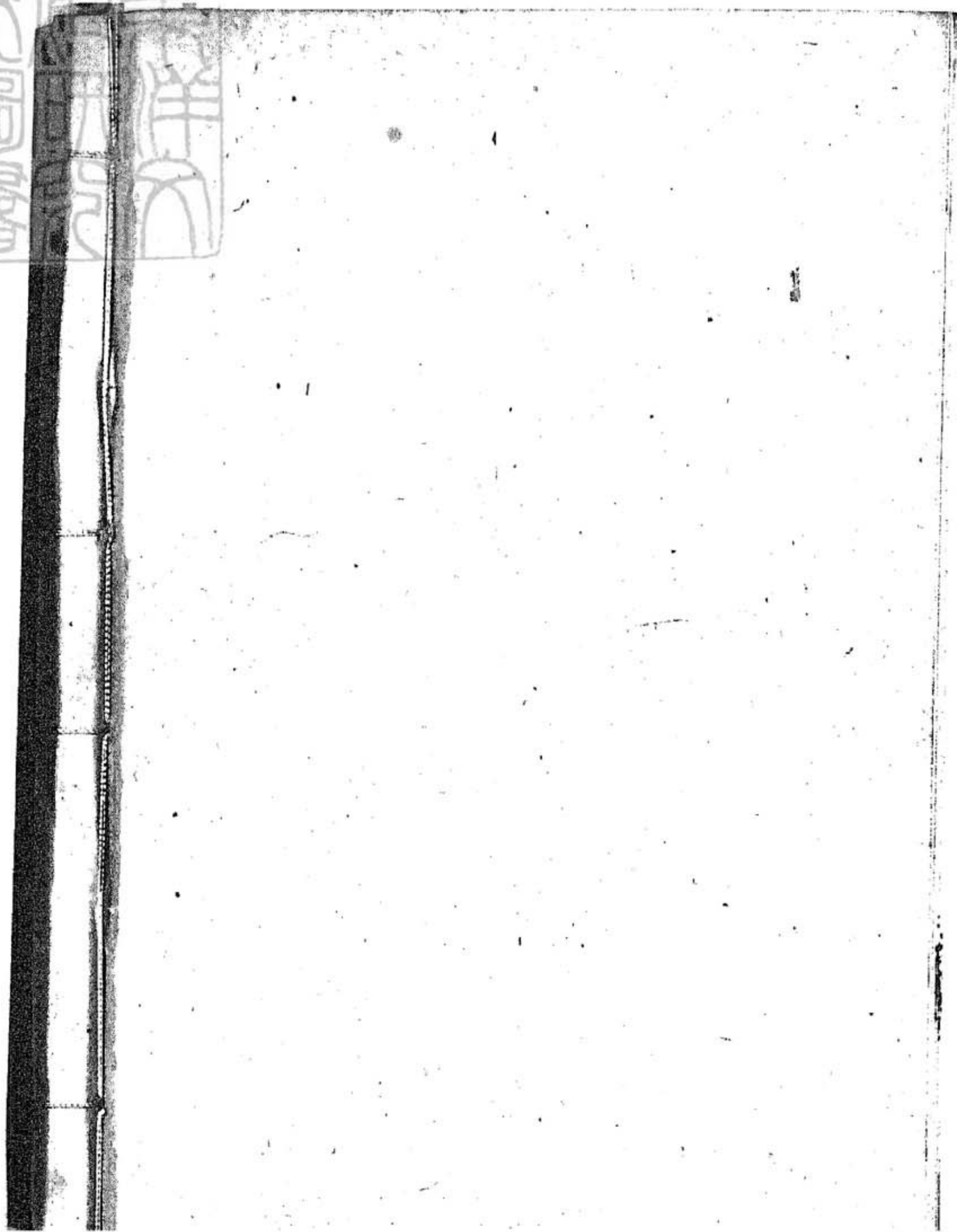
生愈信善惡果報分毫不爽堅心辨道是年施還及
第為官妻妾隨任各生二子桂遷養老於施家至今
施支二姓子孫蕃行為東吳名族有詩為証

桂遷悔過身無恙
奉勸世人行好事
施濟行仁嗣果昌
皇天不佑負心郎



所
圖
書
印
行
洋
行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